我家的菜园

口 王富强

我家有一块菜园，就在房子的后面。当初生产队划分菜园时，采取就近方便的原则，既临近水源，又土质肥沃。

种好菜园与种好田地一样重要，都是为了提高家庭生活的幸福指数。村子里没有菜吃的人家也不少，主要原因是菜园荒废了。在农家的生活中，菜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。俗话说有菜五分粮，不怕饿断肠。在粮食紧缺的时候，将菜园里的枯梗残叶洗净切碎，放进大锅里煮熟，青菜充饥是“闹春荒”时的家常便饭。

菜园里的地都是小长垄，在蔬菜旺季可以选择更多的种植品种。母亲有着丰富的种菜经验，凡是播下种子，就能神奇的成活，该发芽的时候发芽，该结果的时候结果。因此，我家的那块菜园，总是绿油油水汪汪惹人羡慕。这里有匍匐在地的南瓜藤蔓，有浓荫遮蔽的丝瓜架，有绿得耀眼的香葱韭菜。

凡事要讲要领，种菜也有法可循。清明前后，种瓜点豆。瓜类种植先一墩墩地做好瓜凼，等苗儿长到攀藤期时，用几根小树枝搭架，瓜藤上架，开花结果，青涩的果实沐浴着阳光雨露，一天天地成长成熟。黄豆、蚕豆是要点种，一垄菜地平整完毕后，用锄头挖个土穴，撒上底肥，放进种子。头伏萝卜二伏菜，三伏里头种白菜。青菜类种植时种子要撒播，覆盖稻草，三至五天，嫩芽就露头了。茄子辣椒这类蔬菜要先育苗，等幼苗成熟后，蓄足底墒，适时移栽。每当到了菜园瓜熟果香时，有些孩子按捺不住吃瓜的欲望，悄悄地摸到别人家的菜园子里，摘上几个黄瓜菜瓜消暑解渴。大人们也喜欢在菜园旁干活，往往在休息的时候，经过和菜园主人的一番交涉，摘一些能够生吃的菜蔬瓜果，解渴抵饿，这是生产劳动时的一大享受。

每天早晨母亲都要去一趟菜园，带上锅灶里的草木灰，这是一种含有多种元素的钾肥，可以防病杀虫，促进蔬菜的生长。每周要挑担粪便，为蔬菜浇水施肥，提供足够的营养。一块菜地种植的菜品要不断变化，如果同一块地年年种同样的菜，就像生病的人长期吃一种药而产生抗药性，即使肥料再充足，也不会有让人满意的收获，这种现象在农村被称为“翻茬”。

一畦菜地，全家一年的菜肴都在这里；几亩田地，全家一年的口粮便有了着落。这些渐行渐远的农村生活往事，我之所以到现在还没有忘记，是因为我经历过，有切身的体验和感受。虽然所经历所目睹的这一切，只是社会发展史中局部的素描，但它显现出的勤劳、朴素、善良的乡土情怀，在我的心里将写着满满的回忆。

蚊香里的母爱

口 刘 兵

小时候，我家住县城老宅，周围环境不尽人意：路边一连排小餐馆，门前有口杂草丛生的小池塘，水质很差。而奶奶常年在院子里养鸡，又搭了葡萄架。一到夏天，空气里漂浮着馊饭剩菜等垃圾的异味，老鼠乱窜，蚊蝇翻飞。

事实上，母亲最怕过夏天。为安然度夏，她做的杂事比其它季节更多，其开支应该不菲。夏天得熬绿豆汤，隔三差五地买只大西瓜，还要更换纱窗和纱门，添置新竹床、凉席、沐浴露、杀虫剂、清凉油等等。母亲常叹，要是夏天短一点，日子就好熬了。

那年，炎热的夏天又至。有一晚在睡觉时，我们又感到蚊子开始在房间里骚扰，“嗡嗡嗡”特惹人心烦，左一巴掌右一巴掌拍个不停，但它们犹如一架架“攻击机”向下俯冲，前赴后继。母亲闻声，过来后，给我们小哥俩拉下尼龙蚊帐，但小弟撅起嘴，一百个不愿意，说“关”在里面像坐牢，透不过气。总不可能睡着了还能摇蒲扇吧？还是“敞开”睡自在。母亲苦笑着，嗔怪道：“幺儿，就你名堂多，先对付一晚吧！妈明天想办法。以后上半夜在院里乘凉，下半夜起风了，再搬回客厅里。咱开吊扇，点蚊香，保你一觉睡到大天亮。”

翌日，母亲专门请假，突击请人在客厅里安了吊扇。她再检查所有纱窗和纱门，把有破纱的地方补起来，在纱门拉手处安了一道皮筋，开门后能自动弹回关上。本想劝奶奶不要在院子里养鸡，但估计老人家一时半会接受不了，母亲就只好拿着水管对鸡笼内外反复冲洗，再做屋内卫生，阴暗处保持干爽，清除蚊子的滋养地。最后喷了杀虫气雾剂。去赶菜场晚市时，母亲还特意在大商场花“高价”买回十几盘正规厂家的品牌蚊香。母亲对奶奶说，别的方面也许可以马虎，但蚊香气味肯定有少许被动吸入体内。便宜货不但达不到驱蚊的目的，还可能对人体尤其是小孩子会造成不良的影响。

当天傍晚前，我们在外面又疯玩了一天回来，感觉屋内外悄然间有了新变化。一家人吃完母亲弄的夏季晚餐，我们照例把乘凉物件搬到院子里。吃着西瓜，喝着井水“冰镇”过的绿豆汤，老小谈天说地，其乐融融。

到下半夜，终于起了小凉风，母亲叫我们把竹床搬到客厅里睡。睡眼朦胧，挠着手臂上被蚊子咬起的小红疙瘩，我们有些不情愿。母亲不停催促，把吊扇开到低档，顿时凉风悠悠，她又点燃了几盘蚊香，将其推至竹床下面的中间，以防我们糊里糊涂地踩着烫伤脚。吊扇要紧不慢地转，蚊香的气味在袅袅升腾弥漫，少数“漏网”的蚊子闻味隐身，不敢近身。

那个夏天，有了母爱牌蚊香护佑，加之她在其它方面无微不至的关照和呵护，我们觉得天气并不那么闷热，睡得尤其安神，梦也做得特别香甜。

翠竹摇曳乡愁长

口 吴 建

故乡是江海平原上的一个小村庄，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都有一片竹园，村庄农舍一年四季都掩映在葱郁的竹林之中。白天，炊烟在竹丛拥簇的小村上空升起，袅娜飘摇，渐疏渐淡，融入碧空。夜晚，星月朦胧，竹影婆娑，窸窣作响，暗香浮动，间或鸟鸣犬吠之声更衬托出小村的幽雅静谧。

竹林是我们童年的乐园。春天，竹林里嫩笋萌发，万竿吐翠，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。漫步其中，呼吸着清新的气息，轻抚翠绿光滑的竹子，便能感到清新的空气就是从这绿色肌肤里吐露出来的，真让人心旷神怡。炎炎夏日里，我们几个小伙伴光着身子，裸着脚丫，躲进荫凉的竹林深处，一会儿爬竹竿，一会儿掏鸟窝。有时用竹叶卷成竹哨涨红着脸乱吹一气。到了秋季，竹林里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竹箬，我们便在竹箬上席地而坐，下军棋，看小人书，或者头戴用竹箬编成的斗篷玩抓特务的游戏。冬天，我经常独自一人来到竹林，倚在小碗口粗的老竹上，看微风轻拂翠竹绿叶恣意飘扬摇曳，听竹枝相擦之声，如笙如箫，盈盈贯耳。有时我就趴在竹箬上，一双小手撑着脸颊，痴痴地望着远方，清澈，明净的河水汩汩流淌，青竹的影子在河水中颤动着，像少女在翩翩起舞，这时候，一种异样的情愫便会牵动着我的心。于是我会想这竹园后的小河水会流干流尽吗？这个竹林外又是个怎样的世界，想累了我就睡着了，直到母亲把我叫醒。

故园之竹不仅陪伴我们度过了美好的童年，还帮助故乡人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。那时的生活远不如现在。不要说餐桌上不见鸡鸭鱼肉，就连一碗喷香的米饭也极鲜见。红薯、南瓜是日常主食。每当穷得没东西下锅时，人们就把目光投向了竹林。父亲会做些篾匠活，砍些老竹编成竹篮、竹箩、竹席之类的竹器去集市上卖，换成米面、食盐、火柴、煤油等生活必需品。在我十几年的求学生涯中，又是这竹林的根根翠竹换成我手中的课本、纸和铅笔。否则时至今日，我兴许也和父亲一样连自己的姓名也写不出来。

故乡的竹有着坚韧不拔的风骨和极其旺盛的生命力，体现着故乡人的禀性。无论酷暑严寒，无论风霜雨雪，竹子一年四季都青翠挺拔。苦涩的日子故乡人靠着竹子顽强地度过了，而今故乡人又靠办竹器厂走上了富裕之路，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

补凉鞋的岁月

口 陈 亮

上世纪80年代，农村还普遍贫穷，常年四季，我都是穿着母亲亲手做的布鞋。只有到了夏季里，母亲才破例为我和妹妹每人买一双凉鞋过夏。凉鞋是那种纯塑料的皮凉鞋，只是那时候的乡下孩子，没有电视可看，整个暑假里，除了完成假期作业外，别无其他娱乐节目。一个暑假里，大家就像是无头的苍蝇，到处胡扑乱窜。

最开心的事儿还是在门前的河道里蹚水捉鱼，整天在河道的石头浪里疯跑，凉鞋也就格外不经穿。一个夏天，少说也得穿两三双凉鞋。隔三差五，不是鞋帮裂了就是鞋带断了，母亲时常用针线将断裂处细密地缝上，但过不了几天，就又从缝线处断开了。

时间久了，母亲见用针线纳住也不经穿，就索性用我们穿过的塑料凉鞋再为我们补鞋。有次母亲做饭时，正好我的凉鞋梆子断了，母亲就找来我们穿过的废旧凉鞋，再翻出她做针线活的剪刀和收割小麦用的废旧刀片。先将废旧凉鞋的鞋带剪成两三厘米长的小段儿，再将废刀片塞进烧火的锅洞内烧红。在烧刀片的当儿，母亲就把事先剪成段的塑料段贴在凉鞋的断裂处，并用手指捏紧，然后用老虎钳子夹住刀片，将烧得烫红的一端塞进对接断裂的凉鞋处。只见母亲像是在制作一件工艺品一样小心翼翼，聚精会神。当刀片焊接的瞬间，一股微微的青烟从母亲眼前掠过，一股难闻的塑胶味道扑鼻而来，使人喘不过气，但母亲却从不嫌弃不厌其烦。在母亲灵巧的双手下，一番来回摆弄，断裂的凉鞋霎时就被母亲焊接好了，穿在脚上的感觉和新买的没什么两样，虽然在鞋子上背了个疤痕，看起来丑陋不堪，但穿着倒也舒坦。

有了那次的成功经验后，只要我的凉鞋断裂了，母亲就时常为我用此法修补，使得我们度过了童年时代的一个个炎热的夏天。

有好几回，母亲为我们焊接凉鞋，一不小心，还将捏鞋子的手指烫伤，母亲就毫不言语地用纱布包扎伤口。但坚强的母亲却从没有喊叫过一声疼痛。硬是在那艰苦的岁月里撑起来一个贫穷的家。

一双双凉鞋，时常被母亲焊接的缀满了各种颜色的塑料疤痕，甚至在最容易断裂的地方，有时会接连摞上好几个颜色各异的塑料补丁，但那时候的我们却从不觉得难看，穿在脚上一样蹦哒得欢实。

看到现今的孩子，脚上穿的凉鞋可是花样繁复的式样和纯粹的皮凉鞋，很少见到那种纯塑料的凉鞋。稍有破旧或开裂就弃之不穿了，因为时代在进步，他们没有经历过生活的贫穷与疾苦。多是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，他们哪里可曾知晓老一辈人曾经的心酸与过往？

儿时补凉鞋的岁月哟，它是那般的苦涩，而又是那般的充满激情与不堪，准是这一辈子也难以忘怀的了！